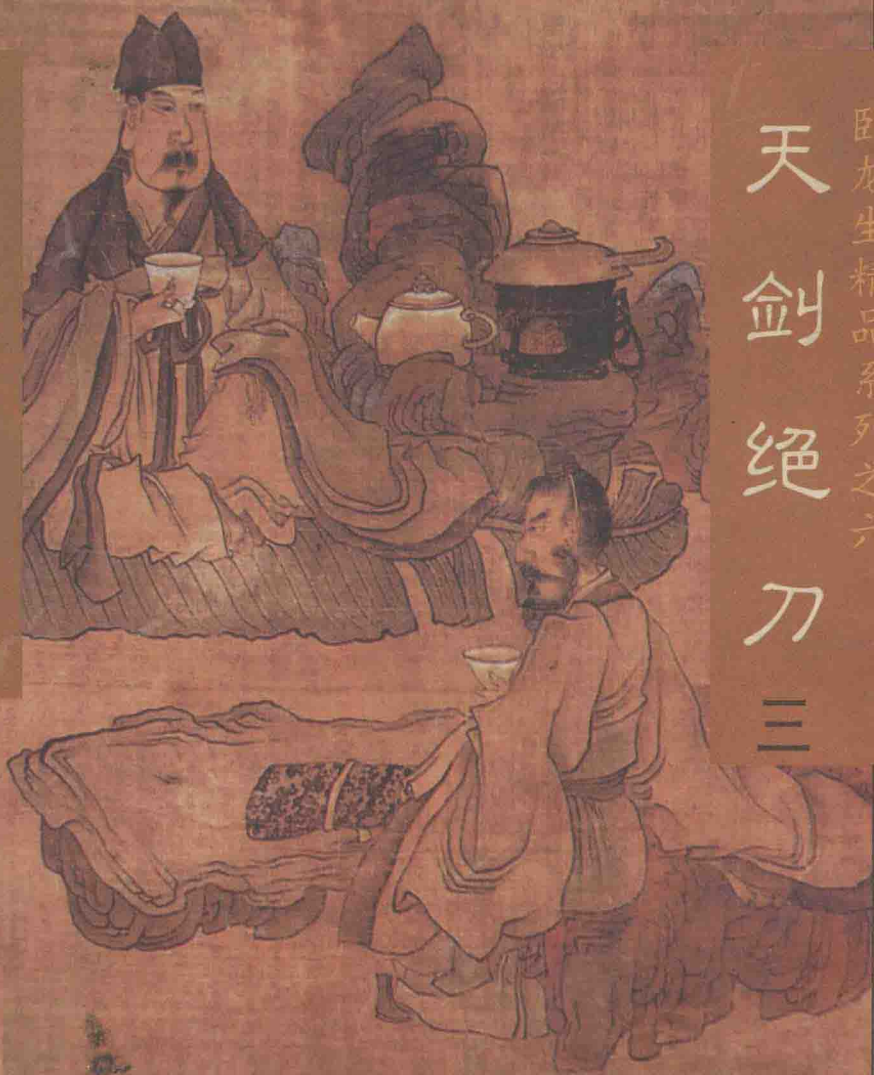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六

天
剑
绝
刀
三



卧龙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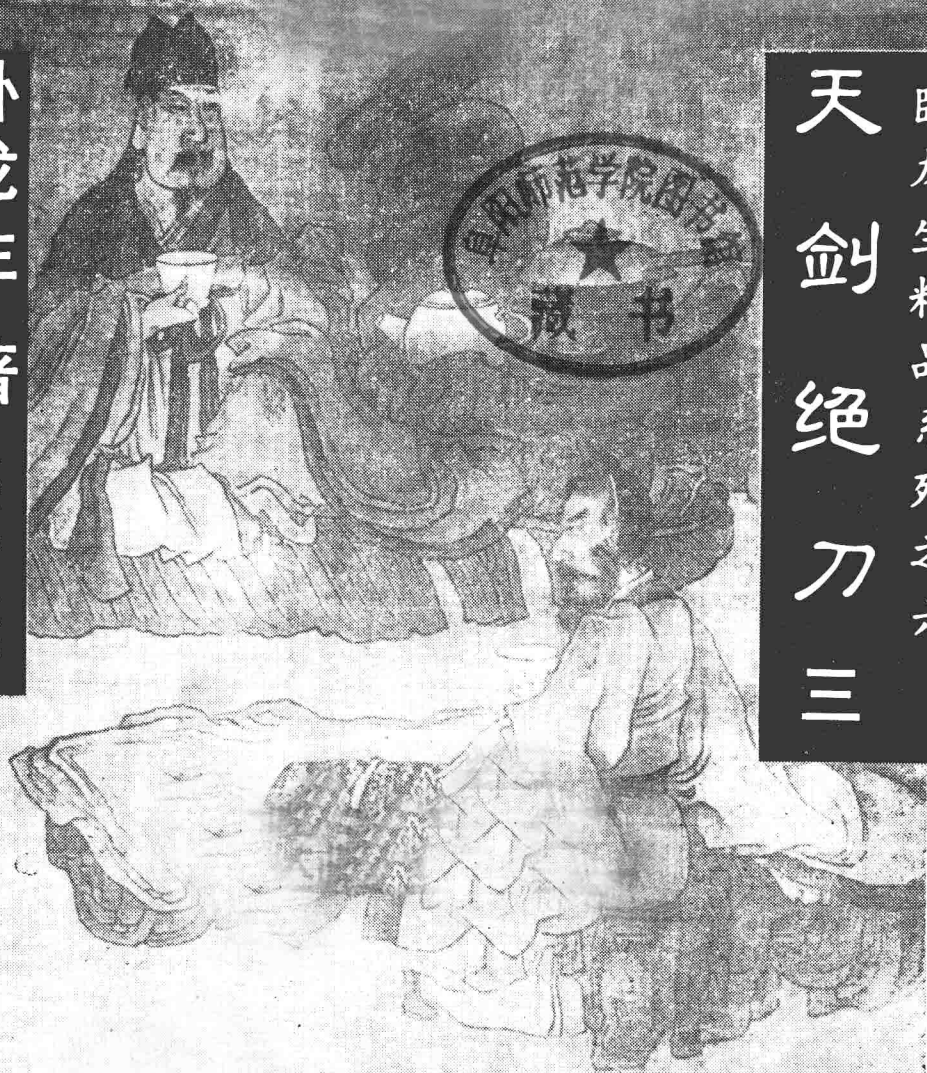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六

天剑绝刀三

卧龙生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第四十七章 不敢相认

闲云乃峨嵋门中一派掌门之人，虽已遇害甚久，但他的声名尚未为人遗忘，少林僧侣对那闲云大师之名，可算是个个熟悉异常，听得闲云大师之名，个个为之一震。

高光应声出手，揭开了前面一座竹兜上蒙遮的的黑布。群僧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衣、五官破损、没有双腿的人，端坐在竹兜之上。

一痴大师听得闲云大师之名，心中确实大为紧张，一面暗运功力，凝聚于掌心之上，一面全神贯注。如若那黑布之下果然是闲云大师，一痴大师纵有通天的手段，也无法掩遮去群僧之目，只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，发出最恶毒的掌力，先把闲云大师击毙，再行设法对付范雪君等。

虽然他明知如此一来，必将使群僧动疑，但形势迫人，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。好在大殿中人，一半都是自己心腹，不难控制，再徐图平复寺中群僧之疑。

只待看到那竹兜上端坐之人的模样，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女施主在何处找了这样一个奇形怪状之人，指说他是闲云大师，这等手段，也未免太可笑了。”

殿中僧侣，有很多见过闲云大师，看了那五官破碎的老人之状，都不禁哑然失笑。

范雪君不慌不忙地缓缓说道：“据贱妾想来，诸位之中，一定有很多人是见过那闲云大师的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除了本座之外，我少林僧侣见过闲云老前辈风范之人，何止百位，女施主这等手段，也想在我少林寺中施展，也未免太过藐视我少林寺中人了。”

范雪君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大师的沉着，当真是可佩得很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提高声音说道：“我如是想随便找一个人，来此冒充那闲云大师，自会找一个和他相同之人，我就是再笨一些，也不会找一位五官破损、双腿被斩、难以辨识的人了。”

殿中群僧只听得个个暗自点头，忖道：“此女之言，不无道理。”

但闻一痴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一篇动人的说词，女施主的才华，不得不让老衲钦佩。”

范雪君突然高声说道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大师苦苦和我争辩，说这人不是峨嵋派上一代掌门人闲云大师，不知是何用心？难道证明他是闲云大师之后，对你有什么不利之处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犀利无比，字字如剑如刀，刺入了一痴大师的胸中。

一痴大师那等沉着之人，脸上也不禁泛现出惊异之色。但一闪即逝，片刻之间，又恢复镇静之容，道：“女施主此来少林，是诚心挑拨我少林寺是非而来么？”

范雪君道：“是非愈辨愈清，大师如是心中无鬼，何不辩论个水落石出？”

一痴大师心中暗自惊震道：“好一个厉害的丫头。”口中却缓缓应道：“女施主有什么话尽管请说，老衲为了清白，那是不得不听了。”

范雪君亦是暗自惊震，忖道：“这和尚竟然不为我所激怒，实在是一个阴沉、狡猾的强敌。”心中念转，口里却说道：“大师这等气度，足见高明了。”

一痴大师重重咳了一声，强自忍下，未再接口。

范雪君不闻一痴大师接言，又道：“眼下第一件事，先要证明这位是不是上一代峨嵋掌门人闲云大师。”

此事乃殿中群僧大部关切之事，立时有人应道：“不错，女施主如何能证明他是峨嵋派闲云大师？”

范雪君道：“这个还要诸位相助一臂之力。诸位之中，哪一位和闲云大师相处最熟。”

只听两个僧侣应道：“贫僧和闲云大师相处甚熟。”

范雪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好，两位请到前面来吧！”

只见两个僧侣，大步行至殿中。左少白凝目望去，只见二个僧侣，一个是守在大殿门口的四律大师，一个是一清大师。

范雪君缓缓说道：“两位都和闲云大师十分熟悉，想必可从他的口音辨出真假了？”

四律大师道：“自从烟云峰惨变横生之后，老衲已然十数年未再听过他的口音，能否辨识得出来，心中亦无把握。”

一清大师道：“贫僧曾随先师访问峨嵋山，留住甚久，曾经听那闲云大师和先师谈论佛法，自信对他的口音甚熟。”

范雪君道：“敢问大师，令师何人？”

一清大师道：“先师乃我少林上一代掌门人，不幸在烟云峰上遇害的四方大师。”

范雪君道：“令师肯带你同往峨嵋，那是他对你很好了。”

一清大师一皱眉，道：“先师对贫僧恩重如山。”

范雪君道：“好一个恩重如山！令师既对你施恩甚深，你就该报答他厚恩才是。”

一清大师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好点点头，默不作声。

范雪君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两位请自由地和他谈谈吧！我不想两位大师偏向任何一方，但请各凭天良就是。”

四律大师望了闲云大师一眼，合掌当胸，道：“阁下当真是闲云道兄么？”

闲云大师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四律大师道：“道兄何以落得这等惨境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老衲和令师兄四方大师，以及武当、崆峒两位掌门

道兄，同时遇害之事，你们早已知道了？”

四律大师道：“不错。不过，九大门派联合了四门、三会、两大帮，已经为四位道兄报过仇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如何一个报仇之法？”

四律大师道：“白鹤堡数百口一朝被戮，元凶左鉴白虽在当夜漏网，但却为九大门派联合派出的高手，追了八年之后，依然诛杀于生死桥头。”

他数说往事，字字如铁锤一般，击打在左少白的心头。只听得左少白胸中热血沸腾，难以自禁，牙齿咬舌出血，才强自忍了下去。

只见闲云大师摇着头，叹道：“白鹤门左鉴白虽然当时声誉甚噪，但决难伤得令师兄，何况还有老衲和武当、崆峒两位掌门道兄在座。”

四戒大师正想问，突然一痴大师喝道：“师叔可已确定了他是闲云大师么？”

四律大师道：“老衲还无法确定。”

一痴大师目光转注一清大师身上道：“师弟可否已从口音中辨识出他的身份？”

一清大师合掌应道：“回禀方丈：据小弟听闻，此人口音，和那闲云大师大不相同。”

一痴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女施主，还有什么话说么？鬼蜮伎俩，至此而已。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全都给我擒下，送往戒持院中，听候发落。如遭抗拒，格杀无论。”

四律大师合掌欠身，接道：“且慢发令。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师叔有何话说？”

四律大师道：“就老衲记忆所及，此人口音，实有些像那闲云大师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兹事体大，师叔如无把握，最好不要慈悲为怀。”

四律大师欠身说道：“老衲的话句句实言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一清师弟敢断言他不是闲云大师，想是有把握。但师叔却是模棱两可，含糊不清。你虽是寺中长老身份，也不能这等随心所欲。此事不用你再多管，下殿去吧！”

四律大师呆了一呆，合掌垂首而立。

四戒大师突然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老衲有言，敬禀方丈。”

一痴大师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方丈说得不错，正因兹事体大，咱们才应该查它个水落石出。此人如不是闲云大师，却假扮闲云大师而来，用心何在？四方师兄等遇难之事，凶手虽已伏诛，但经过之情，一直是阴云不明，何不让四律师弟问它一个明白呢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他既不是闲云大师，随口乱言，听之何益？”

四戒大师目光转动，望了闲云大师一眼，道：“此人的五官，明明是遭人毁坏，他是否是闲云大师，目下谁也难以辨认。如若他真的是闲云大师，就算毁去五官，也不难证明他的身份。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这就请教师叔，如何一个证明之法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峨嵋山中，有甚多机密之事，不为外人所知。他如是闲云大师，自然会知道了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既是不为外人所知，咱们是也不知道了。他如胡说一通，咱们如何得知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那闲云大师未曾遇害之前，和老衲十分投契。”

一痴大师接道：“纵然投契，他也不能把峨嵋门中的机密之事告诉你。”

四戒大师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如是此路不通，老衲还有一策。”

一痴大师面容肃冷地说道：“不论什么良策，必得为人人公认才行。如若只有你师叔一人知道，你说成就成，说错就错，那就未免太过武断了。”

四戒大师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掌门方丈连老衲也不相信了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家师遇害之后，本座穷尽心智，为他报仇，连络了

江湖上各大门派帮会，费时数年，才算使元凶伏诛。但事后，却又有着甚多风言风语，因此本座处事，自是不得不小心一些了。”

四戒大师仍然是面带笑容，说道：“掌门方丈说得是，老衲亦有同感。因此，咱们才该追查一个水落石出。还望掌门方丈俯允，答应老衲之请。”

一痴大师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好吧，师叔问他几句就是，但却不能太久，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应该够了吧！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老衲尽快就是，请方丈从旁监督。”

转脸望着闲云大师，合掌说道：“道兄可曾识得老衲么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如若老衲记忆不错，你之法名，该是叫四戒。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不错，四戒正是老衲的法名。”

闲云大师目光转到四律大师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他可是你的师弟，法名四律么？”

四律大师合掌说道：“不错，老衲的法名，正是四律。”

闲云大师目光又转到一痴大师的脸上，道：“你该是四方道兄的弟子，法名一痴。”

一痴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昔年烟云峰上那一段悲惨往事，江湖上早已有了很多不同的传说，凡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，大概都听闻过那些传说。以那传说作本，编上一段动人的故事，实是太简单，太容易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提高声音接道：“阁下也未免太小觑我少林派了。”

闲云大师两道森寒的目光，缓缓由少林群僧脸上扫过，冷冷说道：“一个人如落得我这般的惨状，生在人世，还不如早些死去的好。但我忍受了无比的折磨、痛苦，不肯死去，留下这条老命，就是为了昔年烟云峰的惨事，留下一条活口。”

这大雄宝殿上的少林僧侣，虽然大半是那一痴大师亲信，但仍有甚多僧侣，严守少林清规，耿直不阿。听得闲云大师之言，赫然心动，数十道目光，交注在闲云大师的身上。

四戒大师目光如炬，早已把殿中群僧的神情，看得清楚，当下说

道：“此人虽是胡言乱语，但其中必有内情，还望方丈允许他说下去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地望四戒大师一眼，道：“师叔虽是我寺中最得人望的长老，但也不能干预我方丈之权。既知他是胡言乱语，听之无益。此地之事，不用你管，快些给我退回去吧！”

四戒大师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老衲既是寺中长老，那就该为方丈分心，也该追问此事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是掌门方丈，实不愿听他胡言乱语，那就请把他交给老衲带入戒持院中去，由老衲召请几位长老，听他说明经过，再由老衲删繁从简地转告经过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师叔一定要听么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江湖上传说虽多，但却都不得详尽，就算这人说的谎言，听一次也是无妨。何况，是否谎言，咱们一闻之下，亦可判断它一个八九不离十了。”

一痴大师眼看殿中群僧，除了自己心腹之外，大都面有怀疑之色，只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，师叔言之有理……那就让他说下去吧！”

四戒大师合掌当胸，欠身对闲云大师一礼，道：“我少林掌门方丈，已允准你述说经过，但请放畅心怀，仔细地说明经过吧！”

闲云大师缓缓闭上双目，似是在思索往事一般，良久之后，才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提起那白马山烟云峰往事，想来仍令人心有余悸……”突然睁开双目，寒光一闪，逼视在一痴大师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老衲不是为赞美那些人的武功，而是为人心感叹，就算那烟云峰上埋伏的千名武林高手，也很难把老衲和四方等几位道兄，留在那烟云峰上。”

一痴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要你冒充那闲云大师而来，自然是应该打听得清清楚楚了。本座接掌少林门户，已有十几年之久，江湖之上，又有谁不知我叫一痴了。”

闲云大师缓缓说道：“四方道兄在那烟云峰上，和老衲等聚会之时，可是带着你去的么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不错，本座也不是在那烟云峰上，初会闲云前辈。”

范雪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最好不要插口，让他直说下去如何？”

一痴大师怒道：“如是他胡说八道，本座岂能不纠正么？”

范雪君道：“大师对闲云大师的每一句话，都加以解释，岂不是自暴阴谋了么？”

一痴大师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女施主如再胡言乱语，老衲就难再忍受下去了。”

四戒大师突然接道：“这位女施主对少林掌门方丈如此不敬，那是存心来找我少林寺的麻烦了，别说我掌门方丈难以忍耐，就是老衲也不许你再多口。”

范雪君暗暗一笑，不再言语。她聪慧绝伦，一听四戒大师之言，已知是那四戒大师明助一痴，暗中却示意不要再多接口，想他必已有了解明闲云大师身份之策。

但闻闲云大师说道：“昔年那烟云峰上之会，四方道兄带有两位随身护驾的弟子，如是老衲的记忆不错，除你之外，还有一位，法名一清。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此事天下英雄皆知，那也算不得什么隐秘之事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老衲带着本门逆徒法正。”

一痴大师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是峨嵋现在掌门之人，有谁不知道呢？我们要听的是阁下如何证明你是闲云大师的身份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老衲数说烟云峰上聚会往事，大师却处处接口打岔，那是不许老衲说了。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先证明你确是闲云前辈的身份之后，再述说往事不迟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你要如何才能相信老衲是闲云大师呢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这个，本座也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只要你能举出一个证明，使我等公认你是那闲云前辈，别说老衲了，就是我少林门中僧侣，都将对你敬重无比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好，我峨嵋门中，有很多不传之秘的武功，老衲随便解说两样如何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如是峨嵋门中的不传之秘，阁下说出来，我等也不知道。”

闲云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衲先仔细地述说一下烟云峰上往事如何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既然那些施袭之人，并无惊人之技，何以大师和我那四方师兄，都被人杀死烟云峰上，而且死状奇惨，血肉模糊，无法辨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如若还能辨识，那些人的奸谋也无能得逞了。”

四戒大师双目中寒光一闪，但极快地又恢复了平静之容，说道：“大师之意，可是说那四具尸体，都是假的了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最低限度，老衲那具尸体不是真的了。准此推演，四方道兄、元真道兄和铁剑彭兄等三人的尸体，也可能不是真的了。”

四戒大师强自压制着心中激动之情，说道：“大师之意，是说老衲四方师兄，也和你一般地活在人世了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我只说有此可能。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老衲还有一事，心中不解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好，你问吧！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以道兄和老衲四方师兄、武当元真道兄的武功，何以会伤在别人手中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我等先中了剧毒，而后遭人点了穴道，生擒而去。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就老衲记忆所及，我那四方师兄赴约之时，已经有了准备，戒备十分森严，除了门下弟子们相随护驾之外，连那茶碗茶壶，都是自行带去，怎会中了剧毒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不错，在这聚会之初，老衲和四方道兄，亦曾想到这场聚会，事关天下武林安危大事，因此不得不早作戒备，曾和四方道兄、元真道兄等相约，各选三名弟子，负责四周戒备，遇有可疑之处，立刻设法传警，俾使我等有所戒备，哪知仍然遭了暗算。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有人混入了道兄等聚会之处，难道就没有弟子传警么？”

闲云大师突然纵声大笑道：“如若老衲有了戒备，就算饮用下一杯毒药，也未必就能毒到老衲，但如毫无戒备，那就有些不同了。”

两道炯炯目光，投注到四戒大师身上，接道：“他们把奇毒之药，下在那清泉新煮好的香茗中，而且刚好算计老衲等口渴之时，奉上香茗。老衲还记得，接过香茗时，老衲和四方道兄等，都是迫不及待启用了两口，才把茶杯放下。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如若大师等留心一下那送茶之人，也许不会中毒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如是那人是你很信任的弟子，你是否会对他动了怀疑之心呢？”

四戒大师高声喝道：“道兄不可含血喷人，你们峨嵋门下，是何人送茶给你？”

闲云大师也高声应道：“劣徒法正。”

那法正大师乃当代峨嵋掌门之人，天下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闲云大师呼叫法正的名号，整个大殿的少林僧侣，心灵都似被一块重铅压制着，半晌工夫，鸦雀无声。

良久之后，四戒大师才长长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道兄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不但关系着整个的峨嵋清誉，而且也关系着武林大局，你不能随便乱说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老衲说的句句实言，你如是不肯相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四戒大师冷峻地说道：“似这等大事，岂能是一个人几句话能够使人相信的？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这个又和老衲的身份有关了，如若诸位相信我是峨嵋派上一代掌门人闲云，自然会相信我的话了。如是诸位不肯相信老衲的身份，纵然说得历历如绘，诸位也是不肯相信了。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你如何能证明你是闲云大师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师叔说得不错，这人身份不明，一派胡言乱语，分明别有用心。”目光转动，回身瞟了身侧两个中年僧侣一眼，接道：“留

下他徒乱人意，给我擒下，如遇抗拒，格杀勿论。”

二僧齐齐合掌应道：“敬领方丈法旨。”一跃而出，分左右扑向闲云大师。

闲云大师冷笑道：“老衲虽已残废，但武功未失，两位想见识一番么？”双手拍出，分击二僧。

两股强猛的掌力，挟带着轻微的啸风之声，分向二僧撞去。二僧做梦也想不到，一个双腿残废、五官破碎的人，竟有着如此强猛的掌力，真气疾沉丹田，收住了奔行之势，挥掌接去。只觉那掌力强猛无比，二僧被震得各自向后退了一步。

闲云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衲虽然残废，可是武功尚未失去，劣徒法正知晓了此事之后，只怕是寝难安枕、食不知味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突然抬起头来，目注一痴大师说道：“如是老衲的记忆没错，那日送给四方道兄香茗之人，就是你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明显之极，无疑是指说一痴大师用毒弑师了。

一痴大师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何处疯人，竟敢如此无礼！”右袖一扬，一片金芒，大如轮月，直向闲云大师飞了过去。

四戒大师心知飞钹之术，乃少林绝技之一，出手的力道，和一般暗器大不相同，不解个中内情之人，挥手去挡，必然要吃大亏。急急一挥袍袖，推出一股内劲，一挡飞钹，高声说道：“方丈手下留情，此人胡言乱语，辱及我少林掌门，那是该杀无赦了。不过，为了我少林寺清名，必得把此事追究个水落石出才是。”

只见那飞钹绕着大殿打了半个圈子，突然折回向四戒大师飞去。四戒大师左手一推，劈出一股掌力，那飞钹打了一个转身，又自旁侧倒飞过去。

左少白心中暗道：“这是什么暗器，怎的竟如活的一般，飞来绕去，仍是不会落下？”但见四戒大师双目圆睁，注定那飞钹，目光瞬也不瞬一下。果然，那飞钹打了一个转身之后，又向四戒大师飞了过来。

只听一痴大师冷冷喝道：“师叔阻挡本座的飞钹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四戒大师不理那一痴大师的问话，双掌齐扬，连连挥出。两股强猛的掌力，在空中交织成一股回旋的力道，打在那金钹之上。那旋转而飞的金钹，经过四戒大师连番掌力的劈击之后，突然向下落来。

四戒大师右手一挥，轻轻把金钹接在手中，说道：“方丈息怒。这飞钹之术，乃我少林绝技之一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拒。为了方丈的清白，为了我少林寺的清誉，老衲不得不出手救他的性命了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金刀门不知在何处找到这一个疯痴人物，胡言乱语，辱及本座，如不立时把他置于死地，我少林还有何颜在江湖上立足？”

四戒大师接道：“方丈之意，我老衲同一心意。”

一痴大师厉声喝道：“住口！本座以少林掌门身份，不许你再插手多管闲事。”

四戒大师合掌说道：“方丈息怒，老衲还有下情奉禀。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你虽是长老身份，也不能这般藐视本座。”

语声微顿，高声说道：“戒持院执法何在？”

只听两声：“弟子在此。”两个面目严肃的中年僧侣，大步行了出来，抱拳说道：“敬候方丈令谕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寺中长老四戒，对本座不敬，犯了我少林清规，立刻押往戒持院去，听候发落。”

两个中年的僧侣，年龄相若，同时穿着灰色的僧袍，缓缓走到四戒大师身侧，合掌一礼，说道：“掌门的法谕，长老已经听到了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左面一僧道：“寺中法规森严，长老请随弟子们到戒持院中去吧！”

四戒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老衲死不足惜，只是四方师兄的沉冤，只怕是永无昭雪之日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：“老衲乃寺中长老身份，掌门人不经长老会议，只怕还无法把老衲送入戒持院中。”

一痴大师冷冷说道：“你要抗拒掌门法谕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我少林寺中法规森严，老衲岂有不知之理？正因为要按寺中规戒行事，老衲才不甘受掌门之命。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师叔可知掌门方丈的权威么？”

四戒大师道：“老衲岂有不知之理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我少林门规之中，明定掌门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，领导全寺僧侣。师叔如是硬要强词夺理，那是强逼本座请出绿玉佛杖了？”

四戒大师呆了一呆，默然不言。原来那少林寺的绿玉佛杖，乃寺中最高权威之征，不论何人，都不能和那绿玉佛杖拒抗。在绿玉佛杖之下，只有挺受佛杖碎顶，不论何等身份，也是不能违命。

但闻一痴大师喝道：“戒持院执法弟子听命，如若四戒不肯受命就法，本座当请出绿玉佛杖以惩叛徒。”

两个中年僧侣，既不敢有违掌门之命，又不敢对那四戒大师无礼，齐齐躬身说道：“掌门法谕，森严无比，长老如是不肯就法受缚，弟子等只好退而复命了。”

站在大殿门口的四律大师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我寺数百年来，掌门法谕从来是无人不遵。师兄乃寺中最受人敬重的长老，为何要破此例？不如受命就缚，先往戒持院中小息，纵然师兄确有冤枉，亦不妨等到长老会中，再行申辩。”

四戒大师脸色忽青忽白了一阵，缓缓伸出双手，道：“好！你们在老衲身上加上刑具吧！”

左少白冷眼旁观，看那四戒大师受缚之情，显然内心中经过了一阵剧烈的搏斗之后，才举起双手就缚。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四戒大师满怀正义，眼看就要揭开我左家含冤真相，竟被少林法规所制，送往戒持院中。少林门规如此森严，寺中僧侣纵然对那白马山的往事确有所疑，但也不敢多管闲事了。我左少白既不受少林门规束缚，何不先救了四戒大师？”心念一转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万良一直在留心左少白的举动，他经验广博，心知此刻正处在九死一生之境，不得少许的冲动，只要一步失错，决难生离少林寺中。

眼看左少白举步而行，心知他要出手干涉，急急伸手，拦住了左少白，低声说道：“不可造次，江湖上最为忌恨他人干预本门中事，你如出面一管，必将激起少林僧侣的众怒。”

左少白知他经验丰富，所言不虚，只得停下身来，不再多管。眼看着两个身着灰袍的中年僧侣，从怀中摸出一根黄色丝绳，捆住了四戒大师双手，带离大殿而去。

一痴大师两道炯炯的目光，不停地在闲云大师和左少白脸上打量，似是对两人漠视四戒大师束手就缚一事，甚感失望。

范雪仪紧握着姊姊左手，把殿中一切变化，尽都告诉了姊姊。

范雪君神态冷静，直待四戒大师被押出大殿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大师把贵寺中长老押出大殿，可是为了认真地追究烟云峰上的往事么？”

一痴大师道：“女施主是想干预我少林门中事么？”

范雪君道：“大约你心中很想我们出手干预，你就好借故说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，说我们犯了江湖大忌，干涉你们少林门派家门中事，对么？”

一痴大师被范雪君几句话，揭露了心中之秘，不禁脸上一热，故作镇静地说道：“女施主出口就指辱本座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范雪君道：“大师不应处处寻找反脸动手借口，我们此来之意，主要是告诉贵寺，那四方大师在烟云峰遇害之事，是早经过了他人周密计划的阴谋。这阴谋，不但关系那四方大师的含冤不白，而且还和整个的武林大局，都有着存亡的关系。白鹤门的左鉴白，只不过是一个被嫁祸移害的代罪羔羊。”

她语气突转和缓，侃侃而言，只听得大殿群僧，大都为之怦然心动。

一痴大师正在忖思措词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范雪君又抢先说道：“须知一个人在数十年生命过程中，谁也难免造成过失。但如能知罪悔过，痛改前非，仍然不失完人，最低也是英雄本色。大师请三思贱妾之言。”

一痴大师如同锋锥刺心一般，脸上白一阵，红一阵，长久之后，才怒声喝道：“女施主，胡说什么！本座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范雪君冷肃地说道：“你们佛门中有一句醒世格言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大师能得接掌少林门户，足见那四方大师生前对大师的重视了。如今他含冤不白，生死下落不明，大师以少林掌门之位，也该追查个水落石出才是。”

这几句大义凛然之言中，含蕴至情至理，只听得大殿中少林僧侣，个个心折情动，一些守正不阿的少林僧侣，不但内心对掌门方丈动了怀疑，而且形诸神色之间，垂下头去，暗诵佛号。一阵低沉，但却充满悲痛的佛号声，由数十个僧侣低吟合汇而成，如闻梵歌，发人深省。

一痴大师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，已觉出殿中群僧，已有甚多为闲云大师及范雪君言词所动，虽然格于少林森严法规，不敢多口，但内心不平之气，已然形之于外。

这一痴大师，果然不愧为一代掌门之才，默察过形势之后，立时神情一变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女施主当真言出衷诚么？”

范雪君心中暗自骂道：“好一个狡猾之徒！”当下高声说道：“白鹤门全堡数百人遭屠一事，名义上似是已为那四派掌门之人报了大仇，但有识之士心中早就有了怀疑。只因此事牵扯过大，都不愿惹火上身而已，是以心中虽有所知，但却不敢出口。”声音突转冷厉，道：“难道大师心中，就毫无怀疑之感么？”